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王志成 ◇ 主编



WITHOUT BUDDHA
I COULD NOT BE A CHRISTIAN

没有佛， 我做不成基督徒

A Personal Journey of Passing Over and Passing Back

— 逾越与回归的个人信仰旅程 —

本宗教对话方面的经典著作。

由今美国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四十多年佛教—基督教对话信仰实践的结晶。

[美] 保罗·尼特 著 王 蓉 译

圆 宗教文化出版社



WITHOUT BUDDHA
I COULD NOT BE A CHRISTIAN

没有佛， 我做不成基督徒

A Personal Journey of Passing Over and Passing Back

——逾越与回归的个人信仰旅程

[美] 保罗·尼特 著 王 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佛,我做不成基督徒:逾越与回归的个人信仰旅程/(美)尼特
(Knitter, P.)著;王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80254-793-3

I. ①没… II. ①尼…②王… III. ①神学-研究②佛教-研究 IV. ①
B972②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164 号

◎本书由 Oneworld Publications 授权

宗教文化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没有佛,我做不成基督徒

——逾越与回归的个人信仰旅程

保罗·尼特 著 王蓉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793-3

定 价: 39.00 元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宗教和谐与社会文化建设研究”
阶段性成果
批准号:12XZJ001

编委会名单

策 划：王志宏

顾 问：苏伟平 王晓朝 卓新平

主 编：王志成

编 委 会：陈越骅 富 瑜 黄 铭 柯进华

梁 慧 灵 海 思 竹 苏伟平

汪建达 王 蓉 王志成 闻 风

闻 中 张新樟 周伟驰 朱彩虹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斯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斯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斯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

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

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逻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逻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的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

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中文版序言

王志成^①

保罗·尼特(Paul F. Knitter)是美国杰出的神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当今世界宗教多元论思潮和宗教对话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自2003年开始,我们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宗教对话模式》和《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等著作。本书则是保罗·尼特过去四十多年在佛教—基督教对话实践之旅中结出的丰硕成果。

我与保罗·尼特交往多年,我深深地感到他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力量。对我们而言,保罗·尼特这个名字是和多元宗教和谐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在多年前我就邀请他来中国访问,直到去年夏天他才真正有机会来中国访问。他在几所大学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在著名的龙泉寺和学诚大和尚展开了精彩的对话,同时还给100多位僧人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际,他告诉我,他对中国的印象非常深刻,改变了以前对中国以及中国宗教的认识。我说,这是交流和对话所带来的正念之果实。

^① 王志成,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近作品有:《全球化与宗教对话》、《当代宗教多元论》等。

当今世界的基督教，包括中国的基督教不但面临神学问题而且面临灵性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必须要面对许多其他宗教，而且要问自己如何向其他宗教学习的问题。保罗·尼特在本书中带着他长期以来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一连串问题尽其所能地逾越进佛教，向佛教学习。诚如读者将要在本书中所看到的，这本书的每一章首先列出了作者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诸多问题和疑惑。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不但是作者本人的问题和疑问，事实上也是世界上许多宗教共同体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本书各章都详细地探讨了作者逾越进佛教，为这些问题和疑惑寻找答案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教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作者找到解决这些问题和疑问的办法，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今世界的诸宗教共同体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可以逾越到其他宗教文化传统中去，向其他宗教学习。

本书各章的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带着从佛教那里学习到的东西再返回到自己的传统去重新理解、认识自身的传统信仰。可以说，这既是作者个人的灵修体验反思历程，也是世界上诸宗教传统信仰者所需要踏上的更新、反思的灵性旅程。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的身上具有多元宗教实践和多种宗教身份的烙印，我们的传统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然而，中国的宗教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显”和“隐”两个层面，表现为体制化的和非体制化的宗教信仰层面。

从宗教层面讲，我们可能看到的宗教关系可以大致归

纳为四种类型,即排他论、兼容论、多元论和比较论。目前呈现出来的是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上述四种类型兼而有之。如何处理宗教关系,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应该指出,本书作者是站在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和信仰者的立场来指出和论述他所面临的神学和灵性上的问题的。“逾越”与“回归”是书中提出的解决这些神学问题和灵性问题的方法和观点。但是,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反思我们是否是双重或者多重信仰交叠的信仰者?我们应当如何与世界上具有双重或者多重信仰的人展开对话?我们能学到什么?保罗·尼特的佛教-基督教对话实践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我们翻译他的这本著作,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可以在全球化处境下,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社会实现宗教和谐,为推进我国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动力。

王蓉最初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尼特的宗教多元论和对话思想,并最终与《苦难与拯救》之名出版。王蓉对尼特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她来翻译这本书可以说是不二人选。此书涉及内容相当复杂,但她为本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为中国宗教学界,甚至教界做了一件极好的工作。

是为序。

王志成

2013年10月29日于杭州

作者致中国读者

“送丝绸给中国人？”

有人把《没有佛，我做不成基督徒》的中文译本视为“送煤去纽卡斯尔”。其他文化也有类似的格言，如：“送雪给爱斯基摩人”，或者“送沙给阿拉伯人”。抑或对即将读到本书的读者来说，“送丝绸给中国人”是更为贴切的翻译吧？

以前我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述的是我个人的双重归属经验，即我自己关于它像什么的经验，以及双重归属的结果属于什么，以我个人而言，实践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传统信仰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人，甚至亚洲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真新潮，真特别，那是什么？”在亚洲，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生活中同时信仰两种宗教或者多种宗教，具有多重宗教身份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这种生活方式。多重宗教归属是我们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正如最近一个亚洲人对我的书的批判和一个西方人尝试在宗教间进行对话的努力，并付诸多元宗教实践一样，这已经证明，过一种多元宗教身份的生活对亚洲人来说确实“没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多元性

在亚洲植根是如此的深……每一个多元宗教的概念都是多余的。”^①

所以，这本由一个西方的基督徒和神学家写的关于他的双重归属宗教经验的书，其中文译本真的对中国来说，是“送丝绸给中国人”吗？或者更为糟糕，把次等的丝绸出口到原产地和制造丝绸的行家？这一主题的性质、必要性和“多重宗教信仰归属”的结果在西方的宗教学家和神学家圈子里今天是否已经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对西方人来说真的是更好吗？或者说，这是在给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界限提出了问题：在亚洲处境下，这是在把双重归属的议题作为一种帝国主义的负担进行强行终结吗？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学者是在试图设立并控制非西方处境下的日程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在本书导论里，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亚洲学者之间的多元宗教归属以及亚洲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转化对我们西方学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我充满敬意地指出，这种转化对亚洲的学者和宗教信仰实践者而言也是很有好处的。毫不讳言，说到亚洲人的处境，我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谈的。那就意味着，我在谈论某些我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因此，我能提供的，都是暂时的，粗陋的，随时准备进行更正或澄清的东西。

^① Devaka Premawardhana, "The Unremarkable Hybrid: Aloysius Pieris and the Redundancy of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46/1 (2011) 76-101, at 98.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所做的

为了给那些继续阅读本书余下部分内容的读者提供证明,我力图在这几页里要做的,是从神学上反思我个人在神学上所经历的事情。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不仅一直在学习研究佛教,我也尝试把佛教的禅修实践与我的基督教灵性实践结合起来。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故意努力要成为一个“双重归属者”。这只是一种需要和吸引的问题,或者说,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并被它吸引了。我有疑问,而佛教似乎可以拿出帮助我解决这些疑问的承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扩大了对佛教教义和佛教哲学的学习之时,当我通过实践不同的禅修形式,知识得以加深,知识面得以拓宽之时,我意识到我不仅在知识上理解,而且更多地,我通过实践而得来的更多的发现使我对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宗教信仰者和作为一个特殊的基督徒的理解之间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看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带有佛教的意味,并且我看耶稣和基督教教义的方式也越来越地带有佛教的意味。

我发现自己必须指出这一点,即我的个人生活和我作为称之为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是如何进行下去的。这就是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所做的——指出这些事情,并试图理解佛教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方式。换言之,我试图在这本书中完成职业神学家需要付薪资才做的工作。那一工作已经被圣安瑟伦(St. Anselm)定义为“信以致知”(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信仰寻求理解,或者宗教经验试图使其自身有意义,试图使

其自身更赋有智慧，并因此而充满活力。就我本人和这本书而言，我试图理解的“诚实”或者“经验”是我长期向佛教学习和进行的佛教信仰实践以及佛教如何影响了我的结果。

试图反映我在佛教信仰实践上的动机大部分在于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唯一一个受到佛教吸引的人。我逐渐愉快地认识到在美国和欧洲有许多耶稣的跟随者在探索不同形式的与佛教相结合的“双重归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切对他们和他们的教会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需要做的工作，即认真倾听平凡而虔诚的基督徒提出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在西方基督徒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不只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其他宗教，而且还有我们基督徒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神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灵性问题。在西方，许多基督徒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宗教对话而丰富自身；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特别能丰富他们自身的宗教似乎是佛教。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和其他许多西方基督徒同道一样力图指出佛教为什么以及如何可以影响，甚至能够转化我们所理解的基督徒身份。

基督徒需要帮助

看来，像我这样的基督徒在佛教里寻求到了帮助，这个帮助意味着事实上，基督徒需要帮助！正如后面的章节将要澄清的那样，我在本书中并没有以一种“白板”，即一种纯粹的放空和简单的好奇心态来学习和实践佛教，而是把佛

教与我在基督教信仰中遇到的一堆令人不安的,常常是令人挫败不堪的诸多问题关联在一起。和许多当今的西方基督徒一样,我陷入了困境,我试图让基督教信经在我们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科学导向的文化中具有意义,而这往往存在不可能性:如何在进化的宇宙中理解上帝的性质?如何在差异性极强的世界里解释耶稣的独一性?在人类和生态的苦难与威胁日益严重的世界里怎样把握“拯救”的意义?

因此,我带着这一长串的问题,尽我所能地与佛展开对话。这本书的每一章都陈列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和疑问。但是,每一章也试图澄清首先这些问题是我的,同时也是我的基督教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佛教教义和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在佛的帮助下,可以说,我发现了如此之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即使这些办法可能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在每一章里,我试图表明不是佛教怎样提供给佛教徒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佛教如何帮助基督徒为他们令人费解的问题找到新的基督教的答案。

我希望这本书将要澄清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佛教徒(即一个带有基督教残留痕迹的佛教徒),而是一个佛教化的基督徒(即一个在佛教的帮助下如今对自己了解更丰富的基督徒)。所以,我不可能用佛教信仰来代替基督教信仰。另外,我在寻求展示佛教徒如何给我提供解释学视角——抑或更好,提供给我一副“新的宗教眼镜”。有了这副新“眼镜”,我能够审查我的基督教传统并发现我在没有佛教眼镜的情况下将永远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换言之,佛教给予了我很大帮助,使我能够进行我作为一个神学